

西藏阿里象雄文化发掘与保护探析

王松平

[摘要]以冈底斯山脉主峰岗仁波钦为中心的象雄文化是藏民族早期的根基文明。以本教治其国的象雄王国疆域辽阔,军事强大,文字、医学等较为发达。象雄文化对吐蕃文明进程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拥有千古象雄文明的阿里以现代便捷交通方式与外界连接,日益升温的旅游业到来,在现有发掘的基础上做好象雄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已成为现实的课题。

[关键词]阿里;象雄遗址;象雄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1)09—0038—04

基金项目: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国开发署可持续发展旅游课题组专项资金支持。

作者简介:王松平(1963—),男,山东烟台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博士研究生,西藏旅游局副局长,西藏自治区阿里象雄文化协会名誉会长,研究方向: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四川 成都 610064

一、象雄文化的地位

公元前10世纪左右,喜马拉雅山脉中麓两端与岗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之间被称为西藏上部(Upper Tibet)^①的地区兴起过一个庞大有序的、横跨中亚大陆的人类群体——象雄王国。当时,已出现文明时代的萌芽,有了宗教祭祀和文字。在吐蕃王朝松赞干布之前的诸多王国中,以本教治其国的象雄王国疆域辽阔,军事强大,文字、医学等较为发达。象雄文化对吐蕃文明进程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象雄历史文化的发掘,是中国西藏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玛雅、印加、庞贝的考古发现、遗址保护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为世界民族特色文化传承的典范。由于地理因素等的奇特,象雄文明较之上述诸文明更具隐秘性。

古格王朝遗址1961年被列为首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时,专家组的成员们中尚无一人到达过现场,而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霍巍教授等为代表的考古以及人类学专家、学者的不断一线发现,着实将包括托林寺、东嘎皮央洞窟等的鲜为人知的中喜马拉雅神秘文化符号惊喜地展现给世人。

在西藏自治区社科院、西藏阿里象雄文化协会的协助下,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访问学者约翰、文

森特·贝勒扎(John Vincent Bellezza)先生自20世纪90年代起,踏勘了西藏自治区阿里以及其它象雄遗址的大部分地区,于2008年出版了汇聚踏勘成果的专著《象雄》。该书在原来列出400多处象雄古遗址和墓葬的基础上^{[1](P.104)},又补充新发现遗址300多处,将象雄定位为西藏自治区的根基文明,以历史和民族考古学的方法对西藏自治区象雄时期石柱、庙宇、城堡、岩画、岩刻、口述类古遗址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绘图。

贝勒扎先生在书中将踏勘过的700多个象雄文化时期的遗址予以标列,阿里地区是最为集中的区域,分布着400余个各类遗址。通过对遗址的地表考古分析,口述的记录,史料考证以及碳素测定等方法,对象雄的总体地域分布、年代和其特性做了重点探究。

作者坦称专著只是揭开象雄历史文化神秘面纱的一小步,分布于边远、高海拔西藏上部区域(西北部)的遗址需待进一步的发掘考古后才能引起人们的真正关注。西藏自治区的专家们与贝勒扎先生近二十年对遗址原地的访查、地表考古,将以阿里地区为中心的古象雄王国分布景象真实地展现了出来。象雄历史文化的挖掘将连解喜马拉雅地区古文明的谜底,填补全球最高古文明史实的空白,极大地丰富了世界人类古文化遗产的宝

库。阿里地区象雄文化旅游资源品级高、分布广,因此,如何在促进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上做好、做精外向型富民开发是象雄文化可持续造福当地的关键。

二、象雄历史文化的现代探索

20世纪90年代伊始,西藏自治区文博、社科部门会同四川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在对西藏阿里地区的文物考查和普查中,惊人地发现了一批西藏佛教传入前即象雄本教时期的石柱、洞穴、墓藏及岩画等。这一超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意大利藏学家杜齐的深度发现也同时吸引了意大利象雄研究所、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喜马拉雅数字图书馆等研究神秘历史文化的学者、爱好者、专家及藏学研究学术机构的目光。自1992年起,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会同国内外专家学者曾多次对象雄遗址的分布情况进行考查。西藏阿里象雄文化协会自1998年成立以来,穿针引线,积极开展海内外交流,广泛收集国内外象雄历史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

(一) 象雄历史文化研究的概况

古象雄王国何时形成,其疆域的跨度有多大,作为史前历史文化遗留问题,尚待大量的考古发现。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近二十年发现的分布较广的象雄古遗址,将为藏民族的根基文明的再现逐步展示给世人越来越多的惊奇。

1. 象雄语里的“象雄”是古象雄人对自己的称呼,在藏语里译为“穹窿”(Khyung Lung),也有“琼隆”、“炯隆”的音译。^{[2] (P. 132)} 象雄人尊“穹”(大鹏)为神鸟,并以其为部族的称谓。^{[3] (P. 51)}

2. 象雄的先民由木(穆)系氏族西遁岗底斯一带与土著人融合为一体,并吸纳了从东边逃避雪灾而来的39族部落,根据当地地理条件共同建立了以窑洞为主体的4座城堡:穹隆银城堡、普兰猛虎城堡、门香老鼠城堡、度邦波唐城堡。这是青藏高原最早出现的城堡。木(穆)族人以岗底斯山为依靠,城堡为基础,征战西域,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取名为象雄王国。在聂赤赞普还未登上吐蕃王位前,象雄王国已传了18代。

3. 根据苯教遗存文献《世界地理概况》,象雄由三部分组成:内象雄、中象雄、外象雄。内象雄总体范围为波斯、克什米尔、拉达克等地区,在冈底斯山西面三个月路程之外;中象雄即今天岗底斯山(主峰岗仁波齐位于西藏自治区普兰县)西面一天路程之外,为至今列入遗址的集中地带;外象

雄的39个部落和25族位于以穹保六峰为中心的地域,39个部落所在地区即今天西藏藏北丁青一带,而北嘉25族则位于青海玉树一带。

4. 汉文史书《通典》等称象雄为“羊同”,羊同有大小之分。《册府元龟》载“大羊同国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至于阗,东西千余里,陈兵八九万”。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则称象雄为“女国”。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发现的《大唐天竺使(王玄策)出铭》摩崖碑铭里则将象雄称为“杨童”。三国时期的地图明确标明了“象雄”方位。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教授在综合分析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才让太、美国学者张琨、日本学者山口瑞风等的观点认为“历史上象雄的疆域虽然十分辽阔,但其中一个重要的主体部分是在今天西藏西部地区是可以肯定的。”^{[4] (P. 47)}

5. 象雄王国第19代君王穆沃且(穆沃且与释迦牟尼为同时期人),认识到了宗教对统治的作用,创立了藏民族原始的本教理论体系。本教使象雄人第一次对客观世界有了自己的系统认识。高原从此有了自己的初级哲学思想体系。穆沃且自然成为藏族最早本土宗教的祖师,人们以他的氏族之名尊称他为辛饶(辛氏创立的一代宗教之意)。

6. 古象雄人创制了青藏高原最早的拼音文字,为以后藏文字的科学化、普及化和规范化打下了基础。史书《西藏王统记》载,藏文创立者吐弥桑布扎去印度之前就晓得一种西藏本土存在的文字,这自然是指象雄文,除此之外雪域再未出现过第二种文字。

7. 吐蕃在赤松德赞统治时期,为建立藏医学体系,从古象雄所属的克什米尔请过医师。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献残卷《医马经》、《驯马经》和针灸方面的文献,都与古象雄的医学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上述史载说明古象雄有着较发达的医学知识。

8. 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内外有识之士、专家、学者依据史料记载并进行实地踏勘后,一部分学者认为象雄王国的都城位于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古鲁甲寺附近的山崖上^{[5] (P. 10)},一部分则倾向认为紧邻的札达县穹隆(曲龙)村遗址较接近史书上的描述,应为象雄的都城,后者为关隘^{[2] (P. 135)}。学者们一致认为两地均归属于象雄王国的都城范围,只是有可能存在主辅之分,噶尔县门士乡的遗址具有现代卫星城的功能,而考古界

分析认为噶尔门士乡的“穹窿银城”遗址应早于扎达县东波乡的“穹窿城堡”遗址^{[6] (P. 34)}。

9. 顿珠拉杰认为象雄与历史上“门”或“门巴”有某种联系^{[7] (P. 105)}。正如美国学者贝勒扎认为藏族在历史上有可能曾取代和同化过土著“门”族^[8]。

10. 西班牙基督教徒安得拉迪 1626 年的造访,使藏传佛教后弘期的中心古格王朝更披上了一层历史谜团,而部分学者认为古格王朝的中心城堡及其卫星城早在象雄时期就已经存在了。

公元 7 世纪中期,末代象雄王李义夏(又译李迷夏、李弥嘉)与吐蕃王松赞干布之胞妹赞蒙萨玛噶的婚姻出现的裂痕导致吐蕃倾力攻打象雄,战争结束于当惹雍错,象雄从此灰飞湮灭,与吐蕃始成一统。《唐会要》道“至贞观末,为吐蕃所灭……”

(二) 西藏阿里地区象雄遗址的考古鉴定

西藏佛教文化的传入到盛极流行,不过千年略余,而之前的根基文明史则可向前溯源约二千年。幸运的是,以象雄文化为代表的西藏史前的历史文化遗址的保护性考古、挖掘将使西藏的根基历史以文化实体的形式展现给世人,无疑会成为西藏历史文化史上的里程碑,世界最高秘境的历史文化史也将掀开新的篇章。

1999 年四川大学中国西藏学研究所用同样方法测试的阿里地区扎达县 26 处象雄遗址墓穴品系公元前 725 - 170 年的人类遗物。2004 年 2 月,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贝塔研究所使用无线碳素法测定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改则县内一处古象雄墓葬的标本为距今约 2800 年前(约公元前 800 年)的人类遗物。

三、西藏阿里地区象雄文化保护面临的挑战

进入上世纪末,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不断深化,西藏阿里地区在国家、自治区倾斜支持下,以国道和通县油路、光纤通讯、水电和光电的基础设施有了明显的改善。2010 年 7 月 1 日,我国藏区净空通航条件最好的阿里昆莎机场正式通航,世界上海拔最高、最长的 219 国道于 2011 年始实现黑色化运营,这必将有助于从根本上缓解阿里作为全国综合条件最滞后、最艰苦、最偏远地区发展的“瓶颈”制约。这些个天文数字的基础设施投入为阿里搭建了以旅游业为代表的特色经济起步及加快发展的平台。

一个地区人文资源的科学保护与开发可以较

大程度地改善总体对外的深远影响。文化底蕴从长远角度看,对位于边陲的阿里地区,较之自然景观更具深度的开发价值,若两者地人合一,则阿里地区的外向旅游产业等将随着象雄文化产业链的形成在很大程度地提高产品的档次和品位,从而实现可持久地量的突破、质的飞跃。

基础实施的较大改善,考古发掘的惊喜,文化旅游产业的保护性开发对促进当地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些极其难得的象雄遗留,正在面临着严峻考验。由于象雄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区的阿里地区,地广人稀,高寒缺氧,当地政府对遗址文物保护的人力、物力受到一定的限制。“今天尚在,明日难寻,在极端地理条件下的遗址保护和发掘面临着诸多挑战”^{[9] (P. 1)}。由于遗址分布区域广,加上多方面条件的限制,致使遗址所在地政府无法有效地制止当地群众无意识地破坏,文物贩盗,年复一年地自然损耗更不待说。对遗址的保护及进一步的考古、挖掘已迫在眉睫。

西藏自治区最西部的阿里地区日土县因最密集地分布着象雄时期的岩画而被称为岩画之乡。内容丰富、风格多样的岩画是象雄文化遗留的表面故事。但在公路修建的过程中,由于缺乏较完整、权威的岩画普查和保护资料,无意识地破坏尚做不到完全避免。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象雄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艰巨性,专业地推进相关的工作。

四、象雄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建议

1. 随着象雄文化遗址的进一步鉴定,为推进西藏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以西藏阿里地区为重点的地表考古以及随后的地下发掘宜逐步展开。

2. 适时在中国召开中国西藏象雄文化研讨会,交流成果、提出建议、引起关注、推向深入。

3. 主创象雄文化品牌和给力象雄都城遗址博物馆的保护性开发利用,将以象雄穹窿遗址为引领的象泉河流域景区列入近期的民族文化保护维修规划。使“整个象泉河流域,整个阿里,都是旷野上的象雄博物馆。”^{[2] (P. 136)}

4. 象雄王国的故都穹窿银城与扎达士林毗邻,神山圣湖、古格王朝遗址居其东西两翼。象雄王国都城遗址博物馆项目的保护开发宜以达到国际旅游目的地标准为维护建设前提。二者合一将使其申请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的条件趋向完备。

5. 口述类非物质象雄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

需要不断培养接续人才。一是要抓紧对象雄文化老艺人的“口述史”、“心灵史”文字、音像资料的整理;二是在有条件的乡村成立象雄民间演艺队,促进象雄文化的民间延续传播和保护意识的提高。

注释:

①西藏上部(Upper Tibet or Tibetan Uplands)地区泛指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的那曲、日喀则地区西部及其毗邻的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部分区域(古波斯至拉达克,即《世界地理概况》所描述的里象雄一带)横跨喜马拉雅山脉中麓、冈底斯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

参考文献:

[1] John Vincent Bellazza. Antiquities of Upper Tibet: Pre-Buddhis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n the High Plateau[M]. Adroit Publishers ,Delhi.

[2]金书波.寻找象雄古都穹窿银城[J].中国国家地理,

2009.

[3]张亚莎.岩魔女、女国、古象雄——由西藏岩画神鸟“穹”Khyung 图形引发的思考[A]//西部西藏的文化历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8.

[4]霍魏.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探索[J].西藏研究,2005(1).

[5]霍魏.踏察神秘的象雄古城 阿里高原考古手记之一[J].中国西藏 2002(1).

[6]霍魏.西藏西部象泉河流域穹窿遗址的考古调查[A]//西部西藏的文化历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8.

[7]顿珠拉杰.西藏西部地区象雄文化遗址考察报告[J].西藏研究 2003(3).

[8]约翰·文森特·贝勒沙.找寻失落的文明——西部西藏前佛教时期重要考古遗址调查报告 1992-2002[J].藏学学刊第1辑,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4.

[9]Xionglei. Guge, Tibet's Long-Lost Kingdom[J]. Archaeology & May/June 2003,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

收稿日期:2011-03-10 责任编辑 孙国英

· 文史札记 ·

碑刻“策”字校释

章红梅

“策”在碑刻中有“筴”、“策”、“荣”等变体,这些异体使释文偶有疏误。

1、英:筴

《成阳灵台碑》:“时廷尉迭位,连白表奏。诏英嘉命,遂见听□。”

按:诏英,宋·洪适《隶释》(中华书局1986)、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皆误释作“诏英”。“英”乃“筴”俗写,“筴”又为“策”的异体。《汉隶字源》卷六“策,亦作筴”《集韵·麦韵》:“策,或筴。”《颜氏家训·书证》:“简策字,竹下施束,末代隶书,似杞、宋之宋,亦有竹下遂为夹者,犹如刺字之傍应为束,今亦作夹。徐仙民《春秋》、《礼音》遂以筴为正字,以策为音,殊为颠倒。”“诏英”,即“诏策”,诏书策命。

2、案:策

《席盛墓志》:“策勋酬赏,应言受禄。”

按“策”,《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作者中华书局2005)释作“案”。核对原拓片,实为“策”,“策”的俗体。《龙龕手鑑·竹部》:“策,俗‘策’。”策勋,记功勋于策书。

3、荣:

《李祖牧墓志》:“长子君,字长谋。”

按:“荣”,即“策”,义为“谋”,名与字互释。碑刻中“荣”与“策”常混不别,故“策”作“策”,又作“荣”。李建丽、李振奇《临城李氏墓志考》(《文物》1991·8)、《新出墓志疏证》均误释作“荣”。

4、荣:策

①《张居翰墓志》:“连策棣萼,皆从銮舆。”又,“书策赏功,息冯异之树。”

按:以上两例中的“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线装书局2007)、《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文物出版社2000)、《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皆释作“荣”。“策”,实为“策”之俗体。连策,即“连策”,骑马并行,此谓兄弟二人均随皇帝。书策,谓记功于簿策。

②《张继升墓志》:“战国而下,两晋以还,仪良以筹策匡邦,爵为卿相。”

按“筹策”,即“筹策”,谓筹算,谋划。刘连香《后晋张继升墓志考》(《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4·6)释文作“筹策”,文义不畅。

基金项目:本文是四川省教育厅社科资助项目成果之一,项目批准文号075B038。

作者简介:章红梅(1980-),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成都中医药大学教师,主要从事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汉语词汇史研究。